

人鬼之間

牧惠 著

大川文學

大川文學叢書



大川文學叢書 3 (雜文系列 2)

人鬼之間

著 者：牧惠

發行人：吳延環

出版者：大川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信義路二段213號(東側門)十二樓

郵箱：台北市郵政信箱第1-25號

電話：(02)394-3113~4 · (02)394-3317~8

傳真：(02)394-0116

郵撥：1553051-4 大川出版社

總經銷：三友圖書公司

地址：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327巷11弄17號5樓

電話：(02)240-5600 · (02)240-5707

傳真：(02)240-9284

郵撥：0584488-9 三友圖書公司

排版者：健呈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初 版：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十一月

定 價：新台幣二百四十元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5178號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8626-02-9

大川文學叢書

3

(雜文系列 2)

人鬼之間

牧惠著

序

感謝大川出版社的好意，我於是有了編選兩本供大陸以外的華人閱讀的雜文集的念頭並付諸行動。

我的想法是，把從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〇年底所寫的兩百萬字作品中，選出若干海外同胞可能有興趣的篇章來。真可謂事非經過不知難，一頭編選著，一頭心裏打鼓：行嗎？

就空間而論，大陸同臺灣就只隔著那麼一條海峽。一九八四年我又一次去福建廈門，曾經直接聽到從金門、馬祖那邊用擴音器傳來的聲音。但是，時間卻無形地把空間越拉越大了。我不知道假如這本書真的可以付印時，編輯先生和排字工友要費多大勁才把我這些用大陸通行的簡體字排印出來的剪報變成海外同胞看起來熟悉的正體字，反正大陸三十來歲的青年看港臺的書籍時是連呼頭痛甚至因此扔下的。接著一個問題是：這本書裏頭的習慣用詞和文章中提及的人和事，讀者會不會如墜五里霧地莫名其妙？我讀臺灣的書，對諸如「三作牌」「修理」「作秀」等等臺灣習慣用語，讀香港報紙的把英國首相譯成馬卓安（大陸譯為梅傑），把大陸稱之

為「奔馳」的汽車譯為「平治」，就頗有一個猜測和適應的過程。

也許正因如此，我更希望這本《人鬼之間》有在臺灣出版的機會。就如我們少年時代硬著頭皮讀一些生字連篇的小說終於有一天能不必查字典也明白那樣，經過一番摸索和猜測，將會增進咱們彼此之間的理解。這種理解，對於同是中國人而又被隔絕開來達四十年之久的咱們來說實在太必要了。

至於這本書如何如何，我不打算（恐怕也很難）講甚麼。我只是希望讀者能在其中讀到一些他喜歡的、引起共鳴的東西。這種希望想來並不過份。在臺灣、在港澳和海外各地的華人中，有不少我的舊同學舊朋友，肯定還會有更多的朋友。

謝謝幫助這本書得以出版的朋友了。

牧惠

一九九二年六月廿五日
北京沙灘

目次

序	三
風險甚大的女色投資	一一
另一種「三岔口」	一七
行善？還是耍陰謀？	二一
人鬼之間	二六
人吃人	三一
這回確是寫人間	三七
人情味的虎	四一
女權的一聲呼喚	四五
醜，往往可以增強美的光輝	五〇
《聊齋》裏的「科幻」	五六
蒲松齡筆下的皇帝	六〇
究竟誰騙了誰？	六六
龍的誌異	七一

太監與典簽·····	七四
漫言身後事·····	八〇
他們為什麼不敢生氣·····	八八
逼供信·····	九一
龍三贊·····	九三
秦檜只應跪岳飛·····	九六
醫生不該是穩婆·····	九九
巴金重上戰場·····	一〇四
還說「面子」·····	一〇七
重讀〈打漁殺家〉·····	一一〇
憂心忡忡的歷史教員·····	一一三
鄭板橋的「難得糊塗」·····	一一七
一種「中國病」·····	一二〇
憂患意識·····	一二五
祖傳秘方·····	一二七
論馬謖·····	一三〇
龍年小結·····	一三三
《盜御馬》及其它·····	一四〇

《皇帝的新裝》續編	一四五
自由、寬容及其它	一五〇
考「黃」	一五八
啟蒙過敏症	一六六
「長城」意識	一六九
鋸箭法新章	一七三
盜亦有道新論	一七六
老佛爺吃「苦」	一七九
是非公案可欺天	一八二
在劫難逃的羊	一八五
頭一樁文字獄	一八八
想起了烏台詩案	一九一
武俠小說的興衰	一九九
說《陸麗京雪罪雲遊記》	二〇三
小快人心的一案	二〇七
異出《聊齋》之外	二一一
全民皆「廠」	二一五
「妄談國政」罪	二二一

響應號召罪	一二八
切莫多寫朦朧詩	一二三
「心摧目裂」岳鍾琪	一二三
雍正的才略	二二九
文化統制政策	二四三
文字獄中的株連	二五二
私刻上諭洩密罪	二六二
奴才並不易做	二六九
形左實右的假批判	二七三
《檔》外獄鉤沉	二七八
開快車的日本人和邁方步的中國人	二八四
不是胡兒又何如	二九一
楊氏公式	二九四
聰明乎？愚蠢乎？	二九八
禁煙的教訓	三〇一
從文人無行到無行文	三〇五
談談沈萬三	三〇八
種種葉名琛	三一五

繁瑣的殺人手續·····	三一八
神纜與宇宙語·····	三二一
校長爬屋頂有感·····	三二四
褻瀆《論語》的笑話·····	三二七
明代的孟姜女熱·····	三三〇
剽竊法發微·····	三三三
君子遠雞毛·····	三三七
甚矣唐德宗之難寤也·····	三四〇
增加點藝術細胞·····	三四三
章學誠無理罵袁枚·····	三四七
邱吉爾並不「阿Q」·····	三五〇
梁實秋與焦大、林妹妹·····	三五三
潘金蓮走出大陸·····	三五七
僕射、侍中變宰相考·····	三六〇
史可法的悲劇·····	三六三
秀才須知·····	三六六
狼與人、人與獸·····	三六九
商不宜輕·····	三七三

托古改制的悲劇·····	三七七
周奎心理·····	三八二
螞蟻考·····	三八五
門第制度與血統論·····	三八八
「風水」這種中國文化·····	三九一

風險甚大的女色投資

「千軍萬馬過獨木橋」並不自今日始，而且可以說古時尤烈。唐太宗譽之爲「使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的科舉制度，也是這樣一座橋。「眼見夫讀漢宋注疏、作八股帖括、加表判論策者皆富貴矣」，「六卿三公無不從此途得也，天下豈復有不赴此途之常人」？（顏元《習齋紀餘》）即使偶爾從另外一條道路當了官，也仍然被人瞧不起：「有操守的到底要從科甲出身」（《儒林外史》）。中了，范進馬上變成「賢婿老爺」，銀子、房子、奴僕、丫環都紛沓自來；不中，十二月上旬還穿著麻布直裰，插個草標在集上賣家裡一隻生蛋的母雞換米。這條橋的那邊對知識分子具有多麼強大的吸引力啊！蒲松齡不也在橋的這邊一直擠不過去，擠到七十歲才成爲一名毫無價值的貢生嗎？

八股是一種癌症。明朝末年，崇禎在煤山上弔之後，有人寫了一張「大字報」（那時叫「儀狀」）貼在朝堂上，說：

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口，奉申贊敬。晚生八股文頓首拜。

把明朝滅亡的原因歸於八股文，是否有當，很可商榷。按那時朝廷的昏亂，明皇朝不滅亡叫沒有天理。何況這只不過是老朱當不成皇帝，老百姓實在犯不著過份傷心。八股文的害處，最大的恐怕還是損害人、胡弄人、毀滅人，使讀書人成爲百無一用的書生。過不去橋的，在橋的這邊蹉跎一生；過橋了的，連蘇軾是哪個朝代的人也鬧不清楚，連《史記》《昭明文選》也從未讀過，只不過是昏昏庸庸的一批「祿蠹」。

蒲松齡是科舉制度的受害者。對於這，他有切膚之痛。寫得出《聊齋》那樣不朽作品的他，硬是屢次「不第」；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物，卻又連試皆捷，官運亨通。這一切說明，科舉的中與不中，是多麼缺乏準頭。因此，蒲松齡寫下這些落第者的辛酸，爲他們抱不平，有時哀痛得可謂達到憤怒控訴的地步。

這當中的痛苦之一，在於連家庭特別是親戚都用歧視的眼光來看倒楣者。

陳錫九父親是名士，富室周某因此把女兒嫁給他。但是，僅僅因爲累舉不第，他備受周家的諷刺挖苦。就連周家的老婆子也出言不遜。周女終於被娘家招回，差一點被迫改嫁（《陳錫九》）。

劉赤水同狐仙鳳仙相結合。丈人生日，夫妻倆回娘家拜壽。祇因爲劉赤水是白丁，頻遭冷

遇。丈人把好吃的田婆羅獨送給貴婿丁某。人情冷暖，竟影響到狐仙之中。鳳仙不滿：「婿豈以貧富爲愛憎耶？」

解華妝，以鼓拍授婢，唱《破蜜》一折，聲淚俱下；既闌，拂袖還去。

她希望丈夫是暫時落魄的呂蒙正，對丈夫說：「君一丈夫，不能爲床頭人吐氣耶？黃金屋自在書中，願好爲之！」（《鳳仙》）

類似的故事，在《聊齋》裡不難找出十個八個。而其結果則往往是大團圓：丈夫得中，大富大貴，從此揚眉吐氣。

可是在現實生活中，究竟是因累試不第終身遭白眼的多，還是得中的多？身受其害的蒲松齡不敢面對現實，反而一廂情願地在那裡編織幻想，歌頌那些慧眼識英才的「完人」。

最出名的要數《姊妹易嫁》了。

張某從夢中得知毛家將大富大貴，於是下決心將女兒許配給牧牛兒毛紀，留他在家裡讀書。對於這飛來橫福，毛「母駭不敢應」，但終於還是成了。張女卻怨慚形於言色：「我死不從牧牛兒！」迎親時，她哭著不肯妝扮。父母勸，妹妹也來勸，姐姐罵妹妹：「爾何不從他去？」於是果然以次易長，把妹妹嫁給毛某。結果可以預料，毛某「果舉賢書第一人」，官至相國，

大富大貴。姐姐嫁給富家，卻潦倒得廢身為尼。

這個故事所寫的毛紀，確有其人，是明代的謹身殿大學士，姐妹易嫁也是真的，只是某些細節有變動。既然是小說，也不必窮究。值得討論的還是小說本身。這種行動，能說明張某偉大、妹妹高明嗎？我看未必。僅僅憑一個夢境的指示，就信以為真，豈不把女兒的命運視同兒戲？要不也只能說是一種賭博性的女色投資而已。在不把女人當人，也不把女兒當人的社會裡，確實有人做得出來，卻沒有理由加以推廣。至於那位妹妹，遵循的無非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女德。她的終於得到好報，除了偶然性的作用，更多的恐怕仍然是鬱鬱不得志的蒲松齡嘵嘵叨叨的說教。把這種人當成模範，而且又有人把它編成戲當勸世文，祇足以說明我們這個社會舊包袱的沈重。

也許蒲松齡已經多少意識到這種女色投資的未必可靠，於是他去編撰更為穩妥的故事和人物。

其中有一位雙料完人青梅（〈青梅〉）。青梅是王家小姐的丫環。她看出租住王家的張生雖然「家窶貧，無恒產」，但「性純孝，制行不苟，又篤於學」，是理想的佳婿，因此向小姐推薦。但是，王父嫌張生貧，罵女兒「賤骨頭不長進！欲攜筐作乞人婦，寧不羞死！」王小姐無法（應當說也不敢）結這門親。於是，青梅嫁給了張生。這一下，風雲突變，王家敗落，王小姐孤苦伶仃。正在走投無路之際，巧遇當了夫人的青梅。青梅是標準正面的人物，不僅撮合了

小姐與張生的婚姻，而且自己「終執婢妾禮，罔敢懈」。你看，穩穩當當地當了夫人，不必冒張生終身不中的危險，還不必熬呂蒙正未中時的苦楚，多麼合算的買賣！

沿著這條「妥善的道路」走下去，蒲松齡善於想像的翅膀有時也真翱翔得夠高超的。於是冒出了一曲更美妙的幻想曲《周克昌》。

周克昌是一位「性不喜讀，輒逃塾」的懶學生，看來功名注定無望的。有一天，他忽然失蹤了，不久又突然歸來了。自稱為道士迷去，乘機逃回。此周一反過去，「文思大進，既入郡庠試，遂知名」。趙進士看他富貴有望，把女兒嫁給了他。奇怪的是，周「恒獨宿，若無所私」。富貴有了，周家遺憾的是無法得個孫子。這時，來了突然變化，此周又失蹤了，真周才回來。原來那位是假周，是鬼。於是，真周冒名頂替「襲孝廉之名」，而且福又雙至，「甫週年，生子矣」。這才是一場準賺無疑、非常合算的買賣。拉法格評《薩弗》，說這篇小說是都德給資產階級烹調出合乎他們胃口的一盤文學美羹：找到一位準保他不染上花柳病的女人，而且不讓他多花費錢，日後他又可以像擠乾了汁水的橙子皮似地扔掉她。蒲松齡似乎也如此這般地給落魄的知識分子炮製一道好菜：找到一位替他在試場中累戰累捷外加物色一位姿色勝人妻子的代理人，這位代理人不僅不需要任何報酬，而且對那位妻子也不肯「探討房帷」，給他留下一位潔白無瑕的處女。做夢娶媳婦，儘想的好事！蒲松齡真是想人非非。

至於對那些不肯在女色投資上下功夫的「爲富不仁」或有眼不識泰山者，蒲松齡自然不惜